



父亲写春联

乔兆军

过春节,家家户户都要贴上大红春联来迎接农历新年。每当这时,我就想起小时候父亲为村民们写春联的情景。

父亲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有点文化的人,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一进入腊月,就开始有村民请父亲写春联了。张家还没写完,李家又来等着请,父亲总是来者不拒。有时还要自备数张红纸,给那些没买红纸的孤寡老人,写好了送去。等到几个村庄写下来,也就到了年末岁尾,在这段日子里,父亲脚站麻了,手写酸了,也不说一声苦累,父亲很乐意给乡亲们做点事情。

父亲写春联不喜欢照搬《春联荟萃》之类书籍的作品,而是根据写春联人家的具体情况创作出新意的作品。他先是用铅笔打草稿,修改好后再用毛笔认真地往红纸上写,力求做到布局合理、字体端正。他给开小卖部的人家写的是“保证商品供应,满足大家需求”;给一对新婚夫妻写的是“红莺对歌国泰民安,喜字成双花好月圆”。张爷爷爱养花,喜欢搞庭院经济,父亲为他写就一副“春满人间百花吐艳,福临小院四季平安”。这些春联、喜联,通俗易懂,直接表达出人们美好的祝愿及勤劳致富的决心,深受村民欢迎。

我家的春联总是最后一个写。父亲折纸、裁纸、研墨,常常一落笔,龙飞凤舞,一股浓郁喜庆的气息就跃然纸上。父亲写春联会让我在一旁做帮手,站在桌子的另一边,帮父亲伸纸。这伸纸也很有学问,因为这个过程父亲往往并不提醒,全靠我的观察和默契,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捏着对联的一端,

在父亲写完一字起笔蘸墨的瞬间轻轻拉过一格。每写完一联,我就平端着,把写好的红纸晾到地上或床上。不多时屋里屋外都是一片鲜艳的红色。

我师范毕业那年,腊月的一天,父亲突然对我说,你以后要当老师的,没有一笔好字可不行,今年我家的春联你来写。父命难违,很少拿毛笔的我只好现学现卖,先在旧报纸上练字,找到感觉后再在大红纸上正式“开工”。父亲看了看我忙碌几天后出的成果,淡淡地评价道,字的间架结构还行,但笔力不够,有些字过于轻飘。尽管如此,从父亲的神色里,我还是读出了些许满意。

一年又一年,渐渐地找父亲写春联的人少了。每到要过年的时候,满大街都有印刷精美的春联在卖,那鲜红泛光的纸张,粗壮镶边的金字,贴在门上,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,很是气派,谁还费事去请人写春联呢?

但机器印制的春联总感觉少了淡淡的墨香味,也没有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拉家常品春联的热乎劲,这让父亲很落寞。每年父亲写完了自家的春联,就会拿着毛笔独自叹息一番,他是在回想以前写春联的氛围和情趣吧。

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,远远近近的鞭炮在不时炸响,已到“奔四”年龄的我,想起了乡下白发苍苍的老父亲,我掏出手机,拨通了他的电话。“爸,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了,到时候我给你买几副回来吧。”

“莫买,只要我能动,每年过年我都要写,一直到写不动为止。”父亲固执地说。我想,父亲坚守的是一种温馨感受,更是一种传统的春节文化。



四代人和一幅年画

王晓阳

腊月将尽,春节在望。每到此时,我都会想起浓浓的年味,想起一幅斑驳的年画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记忆中,小年一来,父母就格外忙碌。虽然那时家中贫穷,但是父母对春节特别看重,总要想方设法置办年货,期待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。打扫卫生,除去蛛网和旧尘,把窗户擦得发亮,可以照见人影。贴一副手写的春联,寄托来年美好的祝愿。买两幅年画,做年糕,打糍粑,煎圆子,还要添置新衣新鞋新帽。年末到,年味就活色生香起来。孩子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过年!

年画名为《最可爱的人》,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身着绿色军装,戴着威武的军帽,精神抖擞,目视远方,炯炯有神,阳光倾洒下来,照亮了他英俊的脸庞,也照亮了他身后绵延奔走的万里长城。

父亲最喜欢这幅年画,闲暇之际,都免不了看看这幅年画,仿佛画中军人是他的孩子一样。有一次,我好奇地问:“爸爸,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幅年画啊?”父亲回过头来,感叹地说:“这幅年画中藏着家中三代人的参军梦想,想忘也忘不了,往后就要靠你来实现梦想了!”

原来,从爷爷时代起,家中就一直崇拜军人,参军自然而然成了爷爷的梦想。可惜,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爷爷因为多病,错过了参军的最好时光,终其一生,也没有穿上军装。临终之际,爷爷念念不忘参军。他满眼遗憾地对父亲说:“孩子,你一定要参军,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!”父亲哽咽着点点头。

父亲说:“就算你爷爷临终不提叫我参军的事,我也要想方设法去参军。”为了参军,父亲加强锻炼,在村里好好表现,争取获得一个参军的推荐名额。可惜,因为种种原因,终究还是与绿军装失

之交臂,抱憾终生。

父亲回过头,满含期望地看着我:“孩子,家中的梦想就落在你的头上了!”我知道父亲的期盼,我读书十分刻苦,把一分钟当两分钟使用,除了日常的学习外,还常常加夜班,把教室当做寝室,在寒风刺骨的冬天、热浪袭人的夏天度过了一个个充实的日子。每每精神疲乏时,总要想起贴在墙上的年画。这幅年画,虽然父母经常小心翼翼地呵护,为它擦拭灰尘,拂去褶皱,但是在时光的浸染下,日渐泛黄。不过,这幅年画在我的心中依然是鲜活的,那位解放军叔叔专注的眼神、挺拔的身姿、肩负的责任总会无声地鞭策我,朝着一名军人的梦想努力前进!

1997年,我参加高考,成绩不太理想,离军校分数线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当我收到一封师专录取通知书时,我分明看到父亲舒展的笑容中有一种落寞和遗憾,什么时候我才能在父亲欣喜的目光中,穿上那一身笔挺的绿军装呢……

时光奔流,不舍昼夜。步入中年的我,早已把参军梦放在心灵的某处,珍藏起来。而那幅最美的年画经不起时光的淘洗,早已失去了青春模样,从墙壁上消失了。

好在我的儿子在我们的熏陶下,从小就崇拜军人,立志要当一名解放军。我送给他一幅解放军的年画,他好好珍藏着,也好好珍藏着这个最美的梦想。

“爸爸,您看这幅年画又旧了一些。”儿子拿出我送给他的年画,心疼地说。我转过头,目光落在解放军战士身上。不错,时光之手会剥去年画的光彩,但是,没有剥去国泰民安的年味,更没有剥去我们全家参军卫国的梦想!

